

28年前300元钱不是个小数目,然而时至今日,这个曾经标榜人道主义的补助因为时过境迁已经难见诚意,甚至沦为贱视生命和“撞死白撞”的“黑色幽默”

铁老大:为何“一条命300元”?

2007年1月,一位青岛小姑娘因穿越无人值守的铁道口被火车撞死后,获得了600元补助,据说这还是孩子父母努力才争取到的“双倍照顾”;5月,四川一位老人在眉山火车站内横穿铁轨时,被一列高速行驶的货车撞住并甩出10米远,当场死亡。事发后火车站只愿提供最多300元的“人道主义救助”。同样是在不久前,另一位山东女子在重庆梁平站被列车碾断双腿,获得一次性“困难补助”300元。

看似荒诞,然而火车站却说是照章办事。按铁道部1979年《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》,“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,由铁路

部门酌情给予80元至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;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元至150元。”也就是说,“书上说了”死者最多可以获得300元的救济费。这个“暂行规定”,它已经暂行了28年。

显而易见,“300元救济”救济不了受害者“权利的贫困”。今天,当不少人仍然习惯于将铁路部门施舍的“丧葬费”与“救济费”积极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“赔偿”时,我们更能体会这个“300元”如何敷衍了事。一方面,铁道部门的法律责任可能以道义责任承担或者化解;另一方面,28年前300元钱不是个小数目,然而时至今日,这个曾经标榜人道主义的补助因为时

过境迁已经难见诚意,甚至沦为贱视生命和“撞死白撞”的“黑色幽默”。正因此,近几年来,从学者到政协委员,社会各界反响强烈。6月29日更有律师上书铁道部,要求修改28年前的“古董规定”。

统计显示,1991年至2000年10年间,仅国家铁路列车碰撞沿线行人造成87000多人死亡,相当于每小时死亡一人。如此频繁出现的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,显然不能因为一部过时的规章就免除了铁路部门法律上的所有责任。面对现实,是该我们彻底反思“部门利益法制化”以及“部门利益永久化”的时候了。

现代快报(熊培云)

打着“保健品”幌子实为春药

催情药物泛滥 谁来监管?

中国青年报 6月27日,海南省文昌市被下春药遭强暴昏迷不醒的陈姓少女,因病情恶化,不幸在文昌市人民医院去世。这名少女是6月14日晚上,在吃夜宵时,遭到同桌男子下春药迷倒后被强奸。后来医院查明,受害少女为氯化钠中毒。犯罪嫌疑人翁某日前已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。

海南省人民医院加强治疗科主治医师周忠义告诉记者,几年前,他们也接治过类似的病人,而春药泛滥是这类案件的罪魁祸首。

6月27日到28日,记者到海南省的海口、儋州、乐东等市县暗访,发现各种夫妻用品店遍布在各个角落。这些店铺出售的许多商品缺乏各种相关证件。而一些极其危险的催情用品,在这些商店可以轻易买到。这些催情药品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,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。海南文昌市发生的少女被害事件,后来据犯罪嫌疑人翁某交代,春药就是在文昌市文城镇一家夫妻性用品店购买的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催情药泛滥,关键在于市场监管混乱,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归口管理部门造成了监管“盲区”。很多性用品都是打着“保健食品”的幌子,产品的生产许可证为“食”字号。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说,其监督范围仅限于“药准字”产品,对于绝大部分顶着“食准字”帽子的性保健食品,并没有权力进行查处。卫生部门又不是性保健品商店的发证机关,它只有在接到举报后才能去查处违规的“食准字”商品,却没有对市场进行日常检查的权力。而对工商部门来说,很多性用品商店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都是保健品或食品,只要申请人提供姓名、经营地址、业主姓名,审批后就可以批准。因此,在这种情况下,催情药品市场谁来监管就成为一个空白。

(赖志凯)

常看香港电影的人都熟悉警察抓人时的一句话:“你有权保持沉默,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据。”这种“勿谓言之不预也”的告知在香港比比皆是,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上法庭做准备。

“不许XXXX”的告示后面,一定有一句“违者将被检控”;大学新生一入学,先人手一份关于抄袭的小册子,再组织学习抄袭的严重后果;学生交作业或论文前,必须先签字画押,确认已知抄袭将被重罚,以避免日后以身试法者以“不了解”为由跟学校打官司。

根据基本法,司法独立在香港得到保障,法院判案不受行政机关、立法机关、公共或私人机关干预,审判公开。每个工作日下午6时以后,司法机构网站会发布次日各级各类法院将审理案件的通告,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案子,条件只有一个,如有迟到早退,必须向法官一鞠躬。

香港律师费用之高世人皆知,但穷人也不必担心打不起官司。像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,自有法律援助署、律师公会、大律师公会为其提供代理律师。被告的律师虽然是“公派免费”,仍十分卖力地为自己的当事人洗脱罪名。



又
晚
来
一
步

图
Newscartoon
作者
祁雪锋

太湖蓝藻逼游艇俱乐部推迟开业

东方早报 位于太湖畔的无锡太湖山水游艇俱乐部作为该市首个游艇俱乐部,原计划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。但由于5月起蓝藻大面积爆发,赖以生存的太湖水已经不见大片的蓝藻,与6月初过来采访时不同,异味也消失了,蠡湖的水看上去还不错,游玩的市民也比较多。“但我还是心有余悸,水质改善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到位的,如果我有钱,肯定暂时不会考虑在无锡太湖玩游艇,可以选择去海边,或者去千岛湖。”(鲁勤)

被迫延后开业的无锡太湖山水游艇俱乐部总面积72亩,其中陆地37亩、水域35亩,于2006年3月开始动

重庆时报 昨日上午8时,高新区科园三街丰华园某公寓。34岁的林芝萍打着赤脚,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厅,参加“村落”朝会。其余

五名“村民”已在綦江县石角镇刘罗坪看中了10亩林地、11亩田地,并将当地的泉水取样送检,如水质检测报告无问题,她们将租下。此时,“村落”新生代——10岁的海伦坐在一旁,摆弄着她的芭比娃娃。

“村民”们刚从丽江回来,想在綦江县过“农妇、山泉、有点田”的生活。“村落”目前只有6个女村民,都是城市户口,分别来

女白领自建“村落”当农民

生活理想:农妇、山泉、有点田

自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、湖南和重庆。除了未成年的海伦,其余5个女人都是大学本科文化,专业涵盖电脑、财会、物理、德语、化工。两年多前,她们相继辞去月薪数千元的工作,辗转全国各地农村去种地。

两年多来,5个女人先后在重庆涪陵区、云南省丽江建立了她们的“村落”。她们自己建房子、铺电线、水管,养鸡鸭、种菜、制

茶,素面朝天,穿宽大的T恤、迷彩胶鞋。美女们的耕作知识都来自电脑,她们的农村邻居认为这很怪异。

“村女”的生活费最初来自以前的积蓄,基本上,每人每月400元至500元足以维持。种地的同时,美女们还经营别的:搞乡村游,为那些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提供有偿休闲、劳作机会;传授种地技术,按增收的作物比例提成。每到一个新地方,三至六个月,她们就会开始盈利。由于“村落”运作良好,不久前,邱伟丽把10岁的女儿海伦接了过来。

人们很难想象,就在几十年前,贪污还是香港警队的痼疾。改变这一切的是1974年问世的廉政公署。曾经听过廉署的“普法”讲座,印象最深的是一起涉案金额只有2港元的“恭喜发财案”。话说廉署刚成立时,接到一起举报,过年了,一名邮差送信时说了一句恭喜发财,菲佣给了他2港元的红包。女主人听闻立即将邮差举报。邮差被送上法庭,控辩双方为是否属于索贿争得不可

完饭,那位秀外慧中的女士就静静地坐在酒店大堂等候。

公务人员如此,商业机构职员也不例外,因为廉署打击的是一切“利用不正当的手法谋取的个人私利”,包括公营和私营机构。记者团到迪士尼乐园采访,烈日下记者和陪同的迪士尼员工都热得汗流浃背。内地记者纷纷买水喝,自然给说得唇焦舌敝的导游也买一份。没想到这些刚工作的年轻人警惕性也像刘翔一

海造的地。

什么是香港精神?现任特首曾荫权曾经总结为勤奋拼搏、敬业乐业、灵活应变、自强不息。

这里英雄不问出处。除了上海来的所谓名门望族,富可敌一小国的李嘉诚、霍英东发家不过几十年;40多年前,特首曾荫权是推销员,律政司长黄仁龙是小贩之子,周润发是南丫岛土著,刘德华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能在跑马地买楼。机会

“不是自己的水不喝,不是自己的饭不吃。”廉署打击的是一切利用不正当手法谋取的个人私利”

香港公职人员廉政众生相

开交。最后,控方律师问证人菲佣,如果他不是邮差,你还会给红包吗?菲佣想了想,答案是否定的。法官据此判定邮差属于贪污,罪名成立。

有“恭喜发财”的前车之鉴,香港的公职人员小心得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,不是自己的水不喝,不是自己的饭不吃。回归十周年前夕,我参加内地记者团重返香港采访,每天中午记者回酒店吃饭休息,无论怎么盛情相邀,陪同的特区政府新闻处职员都坚辞不就。自己找地方吃

样高,坚决不给廉署以可乘之机。

法律就像游戏规则,在一个游戏规则被严格执行的社会里,政府做什么呢?曾有内地记者就香港交通问题采访过相关政府部门,问及如何管理公交公司,对方一头雾水:“他们都是注册公司,自有公司法和董事会管,我们管他们做什么?”

不管并非没事情,政府做的是真正公仆工作——提供服务,比如基础设施建设,修路填海之类的。现在迪斯尼公园所在地,就是港府填

面前,人人平等。

敬业乐业是逼出来的,在这个港人自嘲“鸟不生蛋”的石头岛上,不这样又如何呢?一不小心,成了精神,成了习惯。

在港大学习的时候,和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慢慢熟识,得知她老公有一份收入不错的生意后,讶异地发现她还要每天倒三次车来做这样一份工。她却说,因为没读多少书,移民来港后做不了别的。儿子已经到英国读书,多一个人工作总是好的,

传统杀毒手段失效,受害消费者已逾万

网上支付隐患不容回避

中华工商时报 22次消费及转账记录、借记卡和白金卡均未幸免,先后两次报案,2006年12月,朱女士银行账户上的近11万元在几天之内化为乌有,几经投诉之后,最终换得的仅仅是银行出具的一纸“网上银行不存在系统安全问题”的回复。

然而,还有比朱女士更窝火的遭遇。2006年8月,一位支付宝用户的密码被盗,她的信用卡在一夜之间被人在网上连刷了4次,损失数千元。这位用户很快便拨打了银行热线,冻结了信用卡。信用卡中心在查卡后,告知钱还在支付宝中,未被取走。但几天之后,她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资金被人通过支付宝提了现……

实际上,这绝非个案。2006年,单是上海市公安机关接到的关于银行卡的犯罪报案就达925起,涉及金额1365万元。而在北京、广东、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,同类受害者数量达到上万人。

在网上支付带给人们以便利,并逐渐“飞进寻常百姓家”的同时,它的种种隐患同样暴露得十分彻底。

有意思的是,一边是纷纷扰扰的安全之困,一边却是网上支付市场的迅速增长。根据调查,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额规模达到160亿元,与去年同期相比,增长了4倍多,而支撑如此巨大交易额的主要是4000万网银用户。当然,这4000万网银用户实际自己的内心也在折腾,受到层出不穷的“网银被盗”案的影响,61%的网民不敢用网上银行,而在2005年,这一数字为50%。

绝大多数网银和虚拟财产盗窃案的幕后黑手,是一只只躺在用户电脑里的木马——在Windows下,你的键盘输入任何字母数字,都可能被木马记录下来。据江民公布的数据显示,从2004年8月到2006年10月期间,全国感染各类网银木马及其变种的用户数量增长了600倍之多,而通过木马窃取QQ密码、网游账户、电子支付口令、电子邮件账号等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。

与普通病毒一样,目前网民对付木马的主要途径是安装各类杀毒软件和防火墙,对此,安全专家表示担忧,认为“一刀切”的方法不可取。“国内网络安全领域需要洗洗脑了,在这个木马当道、以利益为终极诉求的后病毒时代,以往的思路必须改革。”安全专家认为,这一领域需要更专注、专业的木马查杀工具。(康亮)

积谷防饥。

平时阿姨做清洁时总是一身短打,一次在宿舍外遇到她下班,简直认不出来了:米色风衣配古琦包包,包包是真货!

和内地一样,医生在香港是“香饽饽”。有人批评某些内地医务人员的恶劣作风时,常引龙应台笔下在香港看牙的经历作对比。其实,龙应台写的就是香港大学的牙科诊所,我也曾在那享受过“上帝”级别的服务并受宠若惊。医生和护士每一个动作前,必先告知你可能的感受并根据你的反应即时调整,那贴心的话语,那温柔的动作,简直让人心醉神迷。

要命的是,不知是否心理作用,总觉得不论公立私立,香港医务人员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圣洁微笑。而内地,公家医院收钱比香港还多,爱笑的医生却比医术高的医生还稀缺。

不可否认,香港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我仍然看好香港人,看好香港精神。特首曾荫权回归前夕深情寄语港人:“香港在地图上只是细得毫不显眼的城市,但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城市。我相信未来十年,香港可以做得更好,因为香港始终有你。”东方瞭望周刊(王尧)